

## 家庭阵地的失守

依天

“飞机就要降落了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”。广播唤醒了昏昏欲睡的舒然，她轻轻拉开窗子向外望去。从中国飞蒙特利尔的班机是在午夜到达，她觉得夜幕下的蒙特利尔最美，象一块漂浮的夜明珠，总也看不够。

舒然随丈夫贾毅回中国工作已有五年，每年她都回来一次，一是看看女儿，二是检查一下她留在这里的房子是否有需要维修的地方。她在蒙特利尔生活了八年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有了感情。

当她拖着行李走出机场，迎面过来的女儿让她大吃一惊：只见她一头柔软的长发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男孩喜欢“板寸”，黑黑的短短的发型透出狂傲不驯。她探询的看着女儿的脸，发现女儿变了，以前那份天真活泼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现在的神态坚定和沉着，似乎还有一丝冷漠。舒然心一下子提了起来：这一年来发生了什么，让昔日阳光的女儿变成这样？但她觉得机场不是谈话的好地方，何况刚见面，她不想把气氛搞僵。

“妈妈，走吧。”女儿打破沉默，一手拉起行李箱，向停车场走去。舒然只好跟上。女儿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嘻嘻哈哈地调侃起来了“妈，你怎么看着越来越年轻了？”以前那个女儿又回来了，她的心情也随之放松起来。

舒然回国的时候没把房子卖掉。这座房子从建造到装修都花费了她大量的心血，当初以为要住一辈子。仅住了两年，贾毅就决定海归了。她从心里舍不得卖房。潜意识中感觉她将来总有一天要回来。好在女儿大学选了McGill，毕业后又顺利的在蒙特利尔找到了工作，她就住在家里，即舒服又可帮助照看。

及至进了屋内，舒然发现家有了一些变化：房间明显的被打扫过了，处处一尘不染，桌子上的花瓶里插着鲜艳的康乃馨，这和她以前进门就要先打扫卫生的情景大相径庭。她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女儿先发制人的说：“你可不要表扬我，房间卫生是我雇人打扫的。快吃点东西睡觉吧，有话明天再说。”舒然想想也好，从国内赶往飞机场算起，到现在已有一天一夜没好好睡觉了。

舒然疲惫不堪的上了床，靠在软软的枕头上，全身关节舒展开来，她拿起电话，播了远在国内的丈夫的电话号码，想报个平安，那边处于关机状态。她自言自语到“又在开会，明天早晨再打吧”就反身睡着了。

舒然和贾毅是大家公认的恩爱夫妻。二十多年前的舒然是医学院的大学生，人长的婷婷玉立，文才也好，还会拉大提琴。是许多的男同学的爱慕对象。可那时大学不允许谈恋爱，况且人们受男女授受不亲观念影响很深，女孩很矜持，男孩很保守。所以尽管一些男生心里有意，张口表白感情的还没有。

大学最后一年，舒然遇到了回家探亲的军人贾毅。虽然她对这个相貌平平的男人没什么印象，可贾毅对她可是一见钟情。自从他回到部队，情书象地球自转一样准时每天一封寄到舒然毕业实习的医院，每封信都是洋洋洒洒几大页，内容从文学名著，人生哲理，到部队生活，包罗万象。信中展示的知识让舒然觉得眼界大开，文字水平让她敬佩不已，温柔的话语让她脸红心热，对未来生活的描绘令她心驰神往。这是舒然的初恋，每天她感觉被幸福包围，被他的执着所感动。她认定这就是她要与之共度岁月直到地老天荒的人。临到毕业时，他们已经谈婚论嫁了。让那些把爱慕藏在心里好几年的男同学后悔不迭。

毕业时她放弃了从小就立下的当医生的志愿，按照贾毅的意愿进了大学当了一名教师。原因是大学不坐班，又有假期，贾毅希望她能有精力和时间照顾家。

结婚的日子选在那一年的二月十四日，因为舒然知道远在地球的另一边的这一天是情人节。她相信爱情的地久天长，相信婚姻的神圣性，她希望这一天成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纪念日。

婚礼是在部队举行的。当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的舒然出现在大家面前时，人们都大吃一惊。那时军人成家很难，因为和一名军人结婚意味着长期的两地分居，意味着要忍受无尽的相思之苦。可眼前的这个新娘即有知识，人长的漂亮，性格又温顺。她居然肯嫁给驻守在大西北一个当兵的，大家的敬意油然而生。舒然在那里受到了最好的款待。临别前，贾毅对舒然说：“有你做老婆，今生足矣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阵地，我们要守护好它。我对你别无所求，只希望你能帮助我照顾一下老人，我当兵在外，不能尽孝，是我心中一痛。”舒然泪眼婆娑地答到：“你放心”。

从部队回来后舒然搬进了贾毅的家。这个家上有公婆，下有小叔和小姑。家务事多的超出她的想象。大到公公婆婆看病买药，小到买菜烧饭，每一件事都要她来做。她白天要上课，带学生，晚上要备课，开会。每天忙得象陀螺一样。但舒然是个好强的人，她遵守自己的诺言，一心一意的要让贾毅没有后顾之忧。

毕业后第三年，她的大学好友明亮从法国回国探亲，特意去看望她。当看到从前双手不沾阳春水的舒然身系围裙忙上忙下，象封建社会的小媳妇一样听公公婆婆呼来唤去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好不容易等她闲下来的时候，明亮悄悄地问她：“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”

舒然微微一笑：“我明白可能你不理解我怎么能做到这样。我给你讲一件事。结婚那天我因长途旅行太劳累，加上不能适应大西北的寒冷病倒了，高烧不退。热的时候象在火炉上烤，打起寒战盖上几床棉被也暖不过来。贾毅急得不知怎样才好。当我又一次寒战时，他脱了衣服，紧紧的抱住我。试图用他的体温让我暖起来。那时我就在心里发誓：我愿为这个人做一切，一定和他好好过一生。”

“可是你也要爱护自己呀，你看你多憔悴。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，你首先要照顾好你自己，做家务要量力而行。”

舒然知道她是好心，可她却听不进这些话。

花开花落，几度春秋，舒然生了个女儿。贾毅转业回到了家乡，被分配到电信局。考虑到他专业底子太薄，舒然鼓励他利用业余时间读了个电大。她一如即往，无怨无悔的操持这个家。好让丈夫心无旁骛的去完成自身的充实与提高。就这样，贾毅转业回家不但没减轻舒然的负担，相反她更加忙碌：她不仅要工作，接送孩子，照顾老人，还增加了帮助他找学习资料，准备复习考试。那时贾毅安慰她的就是一句话：“再坚持一下，等我打下了基础就好了。”

这基础一打就是几年。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电信服务成了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电信业忽然间成了新宠。这时的贾毅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又有了文凭。感觉能在这个行当大施拳脚了。可他的豪情壮志总是在现实中碰壁。当他拿到电大文凭时，单位已经开始招收博士毕业生了。他又没有很强的家庭背景。眼看着比他年轻的人一个个成了他的上级，他郁闷的要死，时时刻刻都在寻找突破的机会。舒然明白他的苦衷，她小心翼翼的保护着丈夫的自尊，从来不说任何刺激的话。她是个容易满足的人，觉得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已经很好了。

不知从哪天起，贾毅有了出国的念头。他天天鼓动舒然去申请国外大学的工作机会。舒然其实很不想这个时候出国，因为学校正在评高级职称，她不想放弃。他的理由是：孩子应该早点到国外上学。

舒然被逼无奈，给美国和加拿大的几所大学寄了申请。没想到，加拿大McGill大学的一个教授对她的研究项目很感兴趣，给她发了个工作合同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了加拿大。

安顿下来以后，舒然去上班。贾毅向不下一百个公司发了简历去申请工作。

凑巧这里的一个电信公司已经看到中国是个巨大的潜在市场，正在寻找可能的合作伙伴，贾毅恰逢其时的来到他们面前。公司毫不犹豫的雇佣了他，让他帮助开辟新的市场。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：运气来了，想挡都挡不住。贾毅本来是被动地被分配到这个行业的，却歪打正着的成就了他以后的事业。

他们的移民路走的太顺利了。没有经历人们所说的找工作的艰难。女儿很快适应了环境，经过半年的努力，她就通过了语言的考试，进入了正常班学习。在蒙特利尔那几年，是他们结婚后最幸福的时光。两口子心情愉快，闲暇时全家开始去旅游。那时女儿最常说的话就是：“妈妈，我好快乐啊”。

他们精心挑了一块地，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建造房子。搬入新房的第二年，中国的业务扩大了，贾毅的工作繁忙起来，要经常回中国。他看到过去的的朋友，同事个个实权在握，财大气粗，每日花天酒地，歌舞升平，于是他动了海归的念头：他就是要活的风光，活的有面子。这在加拿大是得不到的。

和以往一样，事先他没有征求过舒然的意见，他知道她懂得顾全大局，对他每一个决定都会给与认同和配合。可舒然一反常态地表示了反对：“这次我可不想跟你折腾了。女儿正在准备升大学，我怎么能走得开？”

“那我自己先回去，等我站稳脚了，你再回来”。

最后，妥协的还是舒然，她以为一个家庭的核心是夫妻，夫妻不能分离。他们在女儿上大学那一年回了国。

舒然醒来，大女儿已去上班。浓郁的香味从咖啡壶飘散出来。“女儿真是大了，知道照顾别人了”她欣慰的想着，习惯的坐在洒满阳光的早餐桌前，喝了一大杯咖啡，人一下子精神不少。

她又开始给贾毅打电话，那边还是关机。她抬头看了看表，中国已经是晚上九点，什么会都开完了。况且每次他们不管谁出门在外，没收到对方平安到达的消息，是不会关机的。她突然想起，昨天打包的时候，贾毅放了一包书一样的东西在行李箱里，叮嘱她“有时间看看吧”。她猜是什么畅销书，推荐给她读的。

她打开箱子，找到那包东西，正如她所料，里面是一本书，但是她看到一个大大的信封夹在书中。她笑了“什么东西这么神秘？”从前他们经常玩这种“惊奇”的游戏，常常给对方出其不意的惊喜。可是她已经记不起来上一次玩是什么时候。

这次回国,他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国内行业竞争十分激烈,刚开始的日子是紧张和艰苦的.贾毅每天忙得焦头烂额。舒然心痛丈夫,尽力让他吃好睡足。但这谈何容易?经常饭没吃几口,电话来了,他拔腿就走。晚上也不知几点能回来.舒然在自家窗上装了两个红灯笼,以便他回来能看清门前的路.她自己和衣等在客厅,常常是睡了醒,醒了睡,一直到贾毅回来。贾毅和舒然说“你不知道我从外面回来时的心情,不管多累,心情多么沮丧,一看见家的窗口暖暖的红光就觉得一切的努力都值得。”

待事业有了起色时,贾毅应酬多了起来,又迷上了麻将,生活十分没有规律.他沉迷在吃喝玩乐中。舒然怎么劝他也不听.舒然心里明白他已经走出了卧薪尝胆的阶段,开始自我膨胀,认为别人有的他也要有.几年的时间,高血脂,高胆固醇,高血糖就都有了.夫妻生活提不起精神,性生活频率从少到无。更不要提浪漫了.

舒然叹了口气,打开了信封,抽出几张纸来。刚看了一眼就僵住了,她不认字似的反复辨认着开头的大字:离婚协议书.离婚?谁和谁离婚?她如同怕烫似的把纸扔了出去,象看野兽一样和那几张纸对峙着.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她又鼓起勇气捡起它们读了起来.白纸黑字写着她的名字,离婚的原因是性格不和.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她几乎晕厥。她不能思想,也不想哭.她用全部理想,她的青春,她的心血坚守的阵地一下子失去了,而且丢失的不明不白。贾毅连个当面说明的机会都未给她.

舒然怔怔的想啊想啊,可脑袋似一团浆糊,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.天黑下来都没察觉.直到女儿回来。

女儿进门就大喊“妈,不用做饭了,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Pizza”.开了灯,一眼看到傻坐在那里,一天就迅速衰老下去的舒然,心痛的走过去,抱住妈妈消瘦的肩膀。

“妈,你知道爸爸的事了?”

“你爸爸什么事?”舒然迷惑了。“妈妈,我在今年早些时候知道了爸爸和一个女人好了。我不知是不是该告诉你,怕你承受不住”

“这怎么可能?”舒然觉得心裂开来.

“你记得我的朋友王嘉吧?”

“记得,就是学校里她总考第一名,你总不服气的那个?”

“对,我们一直有联系.她现在我爸爸的公司上班,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爸爸有个红颜知己,而且最近给他生了个儿子。爸爸高兴的给每个职工都发了奖金。”

“怎么又出来个孩子?”舒然的头也在开裂.她不敢相信这一切就发生在她眼皮下,而她却一点没有查觉.她从没怀疑过丈夫的忠诚,更没想到去监视他的行踪.

“我仔细想过了,没有儿子是爸爸的遗憾.我这辈子不想做女人了,也不会相信任何男人.”

“胡说什么?你将来是要结婚成家的”.

“我可以找个女人结婚啊!”

舒然一下子明白了女儿变化的原因.强烈的恐惧摄住了她。

她怔怔的望着女儿,只觉得她的全部生活象一间突然被推倒的旧房子,瞬间一片残垣断壁.

舒然在蒙特利尔住了两个月,每天想啊想,把婚后这些年过电影一样想了一遍,试图找到问题所在.最终她发现自己错了.错在太爱自己的丈夫,太爱自己的家了!爱得她都不知道如何来正确地释放这种爱,一味的忍让迁就把丈夫宠坏了.

她以前以为,两人相爱,应该是一生一世.现在她明白,一世是很漫长的日子,变数很多.

第一场冬雪降下的那一天,由于体重下降了二十磅而显得弱不经风的舒然乘上了回国的飞机,她要为捍卫一个完整家庭阵地再做一个最后的冲锋。